





特  
門 95  
號 6978  
卷 12

日本外史拾遺卷十二

江都岡部英晚香

太子太師禮部尚書沈文懿公神道碑

乾隆三十四年九月七日禮部尚書太子太傅沈文懿公薨于  
家余三科同年也故其子種松求乞銘余按其狀而不覺嗚  
咽嗚涕曰詩人遭際至于如此盛矣哉古未嘗有也在昔御雲  
廣歌則有八伯喜起廣歌則有臯陶卷阿矢音則有召公  
其人皆公侯世卿非藉詩進者唐人或以單詞短句受知而  
目色偶及思眷已經即晚遇如伏生桓榮亦不過蒲輪一徵  
几杖一設而其他無聞焉惟公以白髮一諸生受聖人知三十

御事謹誌  
氏圖律記

御事謹誌  
氏圖律記

御事謹誌  
氏圖律記

御事謹誌  
氏圖律記

昭和二十九年  
五月十日  
五研求



年位極公孤家餐度支遠封榮祖近蔭貴孫費後皇情  
紆眷賜謚賜祭賜蒸賜謀贈太子太師崇祀鄉賢嗚呼  
如公者古何人哉古何人哉然而皆天也非人也公諱德潛字  
碩士自號歸愚吳郡長洲人弱冠補博士弟子丙辰薦博學  
鴻詞廷試報罷成化舉于鄉己未登進士入翰林壬戌春与  
枚同試殿上日未昃兩黃門捲簾上出賜諸臣坐問誰是  
沈德潛公跪奏臣是也文成子曰未也上笑曰汝江南老名士而  
亦遲遲耶其時在廷諸臣俱知公之簡在帝心矣越翌日  
授編修屢和上詩祔旨遷左中允少詹事典試湖北歸  
召入上書房再遷禮部侍郎校戊辰天下貢士公自知年衰

薦齊召南自代而已請老上許之命校御製詩畢乃作上賦  
詩以賜曰朕與德潛可謂以詩始以詩終矣歸後眷益隆三  
至京師祝皇太后皇上萬壽八九老會圖形內府而皇上亦四  
巡江南望見公天顏先喜每一晝接必加一官賜一詩嗟乎海  
內儒臣著士窮年兀兀得朝廷片語存問覺隆天重地而  
公受聖主賜詩至四十餘首其他酬和徃來者中使肩項相  
望不可數紀常進詩集求序上欣然許之予小除夕坤寧宮  
手書以賜比以李杜高王海外日本琉球諸國走驛券索沈  
尚書詩集盛矣哉古未嘗有也然公遠巡恬淡不矜驕不干  
進不趨風旨下直蕭然繩非皂紼如訓蒙叟或奏民間疾



苦流涕言之或薦人才某某展意無所依回或借詩箴規吁  
竟嘯舜務達其誠乃已諸大臣皆色然駭而上以此重公公既  
老所選詩或不能手定庚辰進奉朝詩選體例舛午上不悅  
命廷臣改正付刊而待公如初此雖皇上優老臣赦小過使人  
感泣而亦見公之朴忠有以格天之深也公嘗訓孫惟熙曰汝  
未冠蒙皇上欽賜舉人亦知而公前十七次鄉試不第乎公  
鄉舉時已六十有六其時雖筋夢幻想必不自意日後恩  
榮至此而從來人主之權能與人壽未必能與人壽倘皇上  
雖有况施而公不能引其年以待之則亦帝力于公何有矣觀  
公之九十七歲方薨然後知若君若君者有意鍾美于公以昌

萬古詩人之局而皇上与天合德先天而天弗違公之年与天心俱  
亦有莫之為而為者嗚呼此豈人力也哉公醇古淡泊清臞  
蘊立居恆恂恂如不能言而徵詞雋永無賢不肖皆和顏接  
之有識其門牆不峻者夷然不以為意詩專主唐音以溫柔  
為教如絃匏笙簧皆正聲也所著古文詩各三十卷詩餘一  
卷先娶俞氏後朱氏均贈夫人以庚寅二月二日薨亮知之羨  
村里 銘曰古松得天讓萬木先雖槁暴于前而償以後澤  
之餘縣則較夫早瘁者轉覺羸焉皤皤沈公杖朝而走  
帝曰懋哉朕知卿久朕有文章待卿可否殿上君臣詩中僚  
友公拜稽首老淚浪浪從古傳人半仗君王蒙陛下將臣置



日月旁以星雲色為名姓光生論定矣死何勿影吁嗟乎  
宮為商君為臣宮商應聲先生之詩之神小倉山房文集卷三

咏梁溪雜事

乱鴉古木叫秋雲月黑天陰戰鼓聞舊日國殤何代廟

赭衣仗劍二將軍宋文信國部將麻士龍尹玉戰死邑之五收明倭寇林其廟忽見赭衣仗劍

者立道  
上遂遁去

飄零身世海天東異國經秋落井桐賺得朝鮮贈行

句歸來鴨綠一帆風華子潛嘗使朝鮮其族子重慶為倭所掠漂抵其國國王知為華氏子遣使護之歸朝鮮臣作詩送云

云身世海天東經秋落井桐

城南荒冢鳥呼風無數頭顱泣鬼雄猶記天陰秋雨

溼寒燐閃出戰場紅明倭寇之亂城南隅為邑人戰死處  
秦瀛小峴山人詩集卷三

倭人拜以兩手相擊手

集韻觀孔切音董振動拜也以兩手相擊手而拜今倭人拜以

兩手相擊手蓋古之遺法康熙字典動字註

藩大夫汪公六十壽序

今上四年海陽藩大夫汪公春秋六十矣戴甥紹介而抵不佞  
顛乞一言以壽公公不佞宗人也不佞結髮而事先帝舉宗  
仕者凡十餘曹公始為戶部尚書即以材取重也屢冬入簿西  
北陔大司馬公相公行邊召諸兵禦虜昌平王餉者陶生  
坐事不辦幾自裁部尚書急昌平則以公代公謁大司馬



宣言曰故事秋後弛關宜無事餉虜今非時至乃復徵  
諸將兵假令餉如邱山非可以一朝給也請令近者就食  
遠者輓芻粟給之於事便大司馬謂善乃悉聽公公下  
令募民間出車千五百乘中夜至詰朝朝食芻粟悉至  
軍中近者得從便宜移軍就食詔以諸陵軍乘障塞  
部撤下諸陵軍得支行糧公曰諸陵軍直以衛諸陵塞  
障塞固所以為衛耳安得藉口客兵索行糧諸陵軍諫  
市中公上疏得請乃罷及虜遁歲省不下五萬緡尋轉  
福建按察司僉事分部福寧閩中方議徵海上兵備福  
寧州距倭夷南下公獨持不可海上視邊關不同夷舟順

風而馳所至皆戰地徒備福寧州無為也既而同安告急  
公出獄囚以出海抵罪者令殺賊自贖遂追擊賊大破之  
會故太宰屏居甌寧嘆公操法及復起進公貴州布政  
司參議已復罷公其後八年不佞以副使分部福寧則公  
舊部也公約法具在閩人往往誦公海上功當是時太宰  
陷不辜久矣今之從事厥有二難治餉治兵是已兩者卒  
然而至不暇豫謀乃若以誑舉高麗以弱制勝難之難者也  
公治餉而卻虜治兵而破島夷藉第令在事而公之志  
得行即主計運籌庶幾乎社稷之役彼其太宰固中道  
沮之何偏心一至此耳夫干將之利也何有不割哉新發於硯



即能剖玉斷犀之矣與其盡利而戕且缺無寧善而藏之  
騏驥騰驤汗血而示千里亦可以逞與其力盡而至於敗  
無寧稅駕而休之何者寶于將而不盡其利寶于騏驥而  
不盡其材壽之道也天授公以多材而不盡其用非壽徵  
與夫以公之遇既寧視賈生之遇絳灌其不得志同矣賈  
生治安之策不試卒發憤以墮生非壽類也公退而家食  
睢睢盱盱足跡不及公門姓名不聞市井行年六十血氣充  
盈所謂脩道以養壽者公近之矣余聞公大父百歲公父  
九十而彊此其世類則然何論六十夫用而不盡則壽善養  
則壽世類有徵則壽公兼此三者即黃髮不啻也余不佞

惡足以壽公宗父老笑曰伯子故嘗轉餉給大將軍其後  
治兵閩中勞苦功高如此卒中閩人之口于于然安之家世亦  
多高年世類合矣語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信乎伯子之似公  
也是宜壽之

汪道昆副  
墨卷四

歐陽將軍誄 有序

將軍出唐進士歐陽詹後世家南安將軍幼孤貌焉獨  
當戶事大母若母孝遇女弟若兄子有恩立門內諸孤親  
母黨始受博士業進國子諸生出事有名公卿入事鄉士  
大夫三老豪傑餽問相屬尤急人之窮嘗發粟賑饑饉  
者囂不囂自列郡至粟且盡則輸境外粟辦給之窮人未



歸輒受生業於是千里趾相錯也呼孟嘗門少喜兵召里  
中丁夫習技擊為保甲隣寇至亡敢入里中將軍不問家  
客奉日廣歲用不給則舍業為習業中衰久乃力詘遇人  
有急猶然以身當其無於是貴游客采去將軍而諸窮交  
愈益親附市豪有螫將軍者客請報之將軍謝曰借交  
報仇此俠者事深不武終不能借客也且諸客聞之無不歎  
為將軍死者時倭犯吳越將軍客東海觀兵遂以此授  
泉州衛指揮奉檄就舍會倭薄城下軍府檄將軍勒甲  
士保泉州諸甲士負弩蹶張賊再敗乃卻軍府知其材足  
賴也則以泉州聽將軍將軍遣漳豪何大榮募漳壯士

漳人故嘗得將軍者爭應募得八百人連擊賊南安同安  
皆折首尋拔漳州進南靖賊創甚悉遁海南月港大  
猾二十有四人竊將號軍府無所問屬將軍將軍則以群小  
乘亂稱兵直負牛佩犢者耳不足問察賊中故多受將軍  
賜者遣人諭之諸戎首聞將軍名皆蒲伏受命其眾悉  
下將軍歸而請老謝軍府毋論功其後妖賊林耿起南安  
多嘯聚軍府謂非將軍不可強起之將軍乃停耿狗市曹  
散其黨會軍府方能徵調境內虛無兵喘寇者將以閩  
委任倭寇至皆踰萬諸脅從駸駸利為寇蟻附之聚  
徒積至四十萬人列營連數十里孤城無內備無外援城中



嗷嗷獨登陴以幸旦夕賊發塚嚮城求貨不予且焚其尸大家爭募死士夜縱城各舉棺以匿及游公由方伯入軍府急將軍檄分部監司過將軍於舍監司通軍府意以幣先將軍乃由間道謁游公延為上客止將軍宿幕府晝諸便宜將軍夜帥輕師襲之破三巢軍聲振矣尋祭山川誓郡士因壇而軍客以為言柰何懸孤軍為注第申城守東間出什全毋輕予敵將軍謝曰嗟予此自盡之術也何謂什全彼其近者環城而傳之遠者絕我糧道即死有蚤暮吾寧能坐斃乎哉吾以一軍當門門以時啓閉彼無扞出入庶幾猶縱得晨炊且業已成軍背城借一則吾

事也吾觀寇虐太甚彼固當衰天道好還終不以無道茂有道吾郡中橫及四鄙下及九京禍亂極矣天將悔禍其在斯乎間者自賊中未言賊衆食少野無所掠聞將軍出率首鼠兩端將軍帥潛師覘賊形以輕舟進猝遇賊賊舉兵前將軍大呼曰未我東田歐陽深也若能未決一死戰不即趣降賊故憚將軍皆辟易遂麾兵分道進克七巢乘勝處擊之遂破尾嶺英林潘徑水田下澹上塘鄭坑諸砦俘馘渠魁以徇下其餘黨數千人入授軍府一券以歸官司無所問乃分遣故部士習賊中者徃諭禍福令趣降諸酋惟黃元爵謝愛夫為魁群賊視之為進止二首則以將軍之



言信願自下將軍將軍許之群賊皆解於是洪朝珍柯嘉  
勛自漳州至蘓光祚康大福自興化至皆就降降者無  
慮數萬人悉授券遣歸願從軍者置部下賊首江璽李  
五觀首發難往往發塚陷城懼誅猶薄安平為亂即人  
無不切齒願甘心焉將軍輒以新兵數千大破賊俘璽五  
觀等凡八磔市中餘黨悉平境內安堵如故軍府論且取  
詔進行都司署都指揮僉事戍泉漳其年倭大入閩  
破興化軍府檄將軍軍距賊南下軍瀨溪從賊既飽人  
人思挾重潛歸獨已將軍無所出會余乞浙師且至賊避  
興化壁崎頭而將軍進次東霄距賊十五里而近賊憤則

悉以精銳集將軍客謂將軍請避其銳將軍嘆咄部  
士義不避綏勉之吾黨得死所矣遂帥新兵殊死戰賊  
且卻且前比日入將軍中矛猶刃二賊以死諸新兵翼將  
軍出入悉死之黃元爵奉將軍尸乃得歸歛及余護賊  
將軍軍至殲賊酒林後將軍死期僅再踰月人謂將軍  
以烈死無讓睢陽事聞詔賜祭英立祠錄其子孫世襲指  
揮僉事嗟予將軍故千金子恂恂儒生及其擁虛號倡義兵  
惟是軍府咫尺書耳未嘗授一旅之衆擔石之儲也亦未嘗  
起世祿之家當推轂分閫之任也徒以拊循得士不戰而屈人  
之兵昂宿將在師宜未及此乃若興化之事為厲階者誰邪



彼或受詔赴援且為將軍唇齒卒之觀望以幸成事並以  
爵祿考終飾中有期異日何面目見將軍地下往閩事急余  
未及謀將軍將軍子尚書即述將軍質行甚具余入司馬  
習尚書郎賢乃今倚死事功司馬事也將軍名在勳府余  
請得而誄之其辭曰赫赫世宗嘉靖萬邦海隅出日莫不  
耒王島夷從逆侵軼我疆迄于閩海亂畧用張桓桓萬  
戶時維歐陽布衣誦義劇季原嘗一呼而集我武維揚  
郡中底定爰及清漳引身歸老朕從戎行天降閩殃殫  
于壬戌澤量僵尸禍及枯骨山歸然孤城郊壘四塞豈無材  
官蒙彼中輟誰為敗謀無庸一卒亦赴濞公首事決策

維彼禍區匪伊弗克紹介監司車幣未薄豈伊不懷父  
母之國將軍唯唯翻然杖策上謁轅門坐筭得失得卷甲夜  
歸勃有戰色發號選徒紛紛食客登壇誓師鼓行而  
出城存与存他不遑恤有如一鷲惡用累百獨乘潛師躬冒  
不測厲聲自名聞者褫魄分道前驅賊吭可扼師無留  
行渡有倖馘脅從罔治歸爾營窟授券為徵勿復捕格  
群凶回面盡解金革凡我無知甘伏鉄質惟公肆赦投諸阡  
陌宣言爾耒恢恢帝德逋逃什萬咸与精白彼懣怙終于  
我典則我旅維新轉戰逐北秉勝長驅罪人斯獲鈐棘羶  
鋤還我舊物惟帝念功申命有赫昊天不格寇集于莆何



物狂且哆口而呼天兵且至寇何為乎僕夫不戒奄忽已痲  
褫彼戎服竊彼兵符入為內應寔繁有徒中夜城壞悉  
為夷俘斷斷宿飽故窟封狐血牙膏吻睥睨歸塗將  
軍至止夙夜接桴神恣不逞亦畜凶圖先聲靦靦組練  
從吳捐城避舍導海且浦咫尺相望厥左螿弧今則彙尾  
昔跋我胡債興疾視集此睽孤亦知不敵避難非夫奮衣  
躍馬志在黃墟敵如脫兔我則韓盧身先死士肝腦同塗  
戰不旋踵滅此乃誦鼓聲未死白日云沮力窮援絕天奪  
夷吾嗚呼哀哉凡此有身得正即斃死與幸須臾無寧狗義  
借曰不贊同岸九地壯哉國士社稷之衛惟幸好生蠧蠕不

廢肉骨生死閩南萬億胡然不天吉人其殍仲氏世官伯  
也主計宜爾阜昌本又百世誰謂冥冥厥有司契爾躬  
不閱爾後之利狼贖如生陵則終殮脩短同條薰蕕異  
器國事在我封疆是寄辨以致死引而勿替我思舊勲  
敬告疆吏

副墨  
卷六

倭寇

謝湯病狂人也娶潛口汪柳浩女湯狂發囚首跣足遇人輒  
哆口笑或捽而罵之女安湯舉一子矣其後湯病狂愈甚  
湯父珩幽湯別室中女大以為憂伺湯衣食唯謹珩稍解  
乃寬湯會倭寇薄我郡中走寧國鄉人爭入黃山避寇



過湯門湯踉蹌從衆人行旋出境迷失道候人捕湯詣  
太平縣以為倭也掠殺之無何子又死珩察婦必死則遣  
季女与之同卧起母令自裁女佯以其私告季女曰夫死子  
死我奈何復以死益之季女以為然防稍懈會門外水大  
至幾及河梁女鑰戶出門詎季女觀水出門則授季  
女鑰投水中丙辰正月十七日也其後七年而有忠愍淑人之  
死

副星主  
卷三

### 戚將軍應詔京師序

往余有事閩越蓋与大將軍俱事平則大將軍留填閩  
越今上即位匈奴入西北邊上用群臣言趣召大將軍以備

緩急往余与大將軍言邊事大將軍率以為難其言曰  
西北視東南難者五島夷航海至其大舉不過二萬人匈  
奴伺邊往往不下數十萬邊地凡數千里備廣而力分彼  
以全力而趣一軍無堅不入一難也島夷袒裸跳梁門在五  
步之內匈奴控弦鐵騎卷甲長驅疾若飄風士馬辟湯不  
暇二難也中國所恃者火器耳北凡高厲胡塵蔽天我  
當下凡火不得發三難也島夷未去有時非時輒不能涉  
海去譬之射隼亡能出吾殼中匈奴所至無留行去則鳥  
舉終不可制四難也薊遼宣大藩衛京師或在呢背或  
在肘腋以故列鎮相望畫地守之彼界此疆不啻秦越號



令不一烽燧不通雖有聲援鮮克有濟五難也有一于此猶將不振况五乎余惟因奴雖疆漢數能得志卒使王庭北徙封狼居胥以還漢之力臣衛青霍去病數人耳彼或卻兵法不用徒以天幸得完大將軍以節制開何論衛霍假令受西北事顧安所決策哉大將軍謂余繼光何敢蒞事即使待罪西北直以不肖之身從之無益也五者之難亡論已令即議戰其何以當戎行禁兵則恐心雖召募則烏合徵發則道敝分戍則坐餓弊久矣誠得寬文法假便宜簡裨將三千人分募邊郡諸縣之士合三千人為一旅將以裨將縣令為監兵甲餼糧各以縣給為之部署或以車或

以騎或以部兵合三旅為一部將以偏將執憲為監合十部為一軍主將將之監以督府視浙兵法分合更番訓之三年乃始議戰戰則以車距敵以步應敵敵少卻則以騎馳之必俟虜有可乘然後出討於塞外方其未集吾可得志不難幸一擊足以張軍聲虜必大創是則以奇為正以眾乘實力以實持虛法也此衛霍曁昔之事繼光寧詎能乎余善其言嘗已志之心矣乃今奉明詔以往大將軍果以為難乎抑易邪世久承平右縉紳而左介冑徒以文墨士議論求多予封疆之臣甚在外藩非旬月不達即失利虐第猶及於桑榆邊地密邇京師朝發夕至一聞告急詢詢然群起



而督責之彼且未遑以一矢相加已從吏議雖有衛霍曾不能自堅乃若孟明倖囚李牧入保又惡得免凡今在事不帝負鉞而行此之為難難可知已即使當大將軍議必三年而後有功彼或見卵而求晨食齊疏而急袒免一齊衆禁大將軍其謂之何在易之師二多譽言四多懼遠近異也近則瑕之疵易生故必以退為進待時而動夫非社稷之役乎哉顧任用何如耳昔之命將聞以外悉制之蓋專則成不專則敗長子帥師君命三至專矣夫假令多所沮撓徒使弟子參焉一國三公不敗何待安危在出令存亡在任使固非虛言雖然有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

必有非常之功方叔之平蠻荆由北伐起故其詩曰征伐獫狁蠻荆未成此非直以積威薄之功見而上下信矣大將軍由闕越以北其積威何可勝言海內方推轂大將軍無不信者大將軍非常人也果以為難乎抑易邪

同上

外國乞文

梁使臣至吐谷渾見牀頭數卷乃劉孝標集大曆中秋羅國上書請以蕭夫子頌為師元和中雞林賈人鬻貞白詩東國宰相以百金易一篇偽者輒能辨元豐中契丹使人俱能誦蘓子瞻文洪武中日卒安南俱上章以金幣乞宋景濂

碑文 陳繼儒書  
蕉卷上



小西飛

方曆甲午司農郎葉公春及疏云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訖周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秦火後行于世者五十八篇耳秦始皇二十六年遣徐福發童女數千人入海求神仙徐福多載珍寶圖史至海島得平原大澤止王不歸今倭其種也始皇三十四年始下焚書之詔故司馬光溫公倭刀歌曰徐福行時書未焚遺書百篇今尚存乞乘小西飛封欵之便及纂修正史之時檄至彼國搜尋三代以前古書葉公此疏實非迂闊丹鉛總錄雙槐歲抄亦嘗言及之矣春日課兒山房偶談前事戲題一絕示之花滿春山酒滿觚一編長

對老潛夫兒曹莫恨咸陽火焚後殘書讀盡無

陳繼儒續  
狂夫之言

四

轉餉行

轉餉若轉蓬哀時命獨丁辛苦生長中土駕輕舸策肥馬東征累歲募府下令如火南檄吳越北燕與齊魚轉餉滿天下安得自言苦陸渡遼陽水集漢江朝符發樓船夕符駕車馬弓雖長焉能射扶桑軍行淚下如雨使我生別離不復來歸近發析木遠涉山海從軍苦饑轉餉多悲山有豺虎海有蛟螭豈不爾思我行諒不得與子同歸下淚溼溼雪涕累累船敗舵折車敝馬言旃且勿



言還遠望朝鮮渺若隔於九泉我駕船汝駕車海行度  
船山行度車將是船車到彼如家船車中西復饑至者少待  
餉者多初若不足後更有餘非餉有餘卒伍空虛亂曰懸  
軍與夷相持人不得食馬不得芻萬里轉餉非計枵腹  
難以久居萬曆二十年倭犯朝鮮陷王京朝鮮告急乃設防  
海禦倭總兵官征之倭人叛服不常至二十七年始  
平詔除東征加派田租此詩為征倭作也用漢人樂府體詠時  
事音節出之於古而機杼自運非于鱗摹手擬可比朱琰  
明人詩鈔正集卷十一李應徵條

倭船

吾鄉懷遠將軍侯公諱端金山衛世襲指揮同知永樂十三  
年倭船十三艘薄城南官民出走公出東門去城三里地名楊

家團屯住單騎至海塘偵之時潮退倭船大不能上各乘  
走舸銜尾而進公望見當先一船有一衣紅人知是夷酋遂  
策馬入水沙水深浪湧馬韉護水不能前公以佩刀斷而  
棄之將近一箭斃其紅衣者賊即麾旗止其後隊復回大  
船悉眾而上公料其勢眾銳未可櫻其鋒且慮其識放箭  
時所坐白馬返至海塘下適有牧羊者手割羊血以塗其馬  
馬盡赤還駐楊家團卻領軍出南門不量彼已輕與交戰  
全軍潰遂南門入公在團下令持東新伺盡入城趨至賊  
船悉焚其十三艘賊據空城進無所獲退無所歸勢亦窘  
矣公遂率眾前至東門門開不得入趨南門亦不得入轉



至西門吊橋斷公祝其馬曰我命不絕汝當努力不爾我與若俱死矣馬奮然一躍直過城濠倉卒間墜一劍于地馬銜起授公公既入西門回顧後軍無一人繼至公與賊巷戰數十合且戰且馳賊衆咋曰好將軍也至衛前賊以所掠布疋旁午于途以買馬足欲生致公公以一劍挑布以一劍斷之賊咸仆地指天搖手驚為神人云又以長鉤鉤公着左膊公不為動墮甲四片而去遂出東門復集散卒與之申約奮勇入城盡殲賊衆無一生還者公平日以膂力聞府治獅大文許以腕切手之行十里餘又嘗馳過坊交抱楯上兩股挾馬懸之人尤驚異南淮地方有虎傷人公格殺之烽墩下

至今土人呼其地為侯公殺虎墩云 陳繼儒見聞錄卷四

白樂天集宋濂集

日本有白樂天集亦有宋濂集 陳繼儒偃曝談餘卷下

婚嫁不娶同姓

日本婚嫁不娶同姓 同上

君平書治要

日本人刻君平書治要五十卷每卷首題祕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敕撰一周易二尚書三毛詩四至六春秋左氏傳七禮記八周禮周書國語韓詩外傳九孝經論語十孔氏家語十一至十二史記十三至二十漢書二十一至二十四後漢書二十五至二十



八三國志二十九至三十晉書三十一六韜陰謀諸子三十二管子  
三十三晏子司馬法三十四老子鶡冠子列子墨子三十五文子  
曾子三十六吳子商子尸子申子三十七孟子慎子尹文子莊  
子尉繚子三十八孫卿子三十九呂氏春秋四十韓子賈子四十一  
淮南子四十二鹽鐵論敘序四十三說苑四十四桓子欽論潛夫  
論四十五崔寔正論昌言四十六申鑒中論典論四十七劉虞  
政論蔣子政要論四十八體論典語四十九傅子五十袁子正  
書抱朴子前有尾張國校督與子臣細井德民序題云天明  
五年乙巳春二月未<sub>錢大昕十駕齋</sub>知當中國何年也<sub>養新錄餘錄卷下</sub>

使子路問之

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唐石經及相臺岳氏本作子貢本

山井鼎亦云  
宋板作子貢

十駕齋養新  
錄卷二

素位

君子素其位而行注係皆讀為素案注中係素兩字當互  
易鄭前注素隱行恠云素讀為攻其所係之係故此處  
省文但云素皆讀為係耳前後諸素字鄭皆取係義而  
訓為鄉詩如彼朔風毛傳亦訓為鄉朔素同音又同義也

山井鼎所記宋板禮記  
注疏與予校正同

同上

日本人山井鼎

日本人山井鼎云足利學所藏宋板禮記注疏有三山黃唐跋云本



司舊刊易書周禮正經注疏萃見一書便于披繹它經獨闕  
紹興辛亥遂取毛詩禮記疏義如前三經編彙精加雙正乃  
若春秋一經顧力未暇姑以貽同志所云本司者不知為何司然  
即是可證北宋時正義未嘗合于經注即南渡初尚有單行本  
不盡合刻矣紹興初所刻注疏初未附入陸氏釋文則今所傳  
附釋音之注疏大約光寧以後刊本耳今南北監本唯易釋  
文不攙入經注內公羊穀梁論語俱無釋文

十駕齋卷三  
新錄卷三

倭箱倭几

余于項玄度家見官窰人面杯哥窰一枝瓶哥窰八角  
把杯又哥窰乳爐又白玉蓮花臘脂盒又白玉魚盒又  
倭箱倭几又宋紅剔桂花香盒又水銀青綠鼎銅青  
綠提梁自蓋底皆有款又金翅壺又商金鳳頭尊有四  
螭上下蟠結而青綠比他器尤翠皆奇物也是日為乙未八

月廿有五日

陳繼儒太平  
清話卷一

日本國本

商頌允也天子降予卿士箋云天命而予之下予之卿士謂生  
賢佐也唐石經及岳本南北監本毛本日本國本皆是予  
字唯朱文公集傳本作于臧在東云嘗見元人所刻集傳  
亦作予蓋後來刊刻之誤非朱子之誤也

十駕齋卷一  
新錄卷一

倭人



沈瑩臨海水志曰夷洲在臨海東去郡二千里土地無不相宜州  
木不死四面是山谿地有銅鐵唯用鹿骨為矛以戰鬪摩厲  
三月石以作弓矢取生魚肉雜貯大瓦器中以鹽鹵之歷月餘  
日乃啖食之以為上肴也今人相傳倭人即徐福止王之地其國  
中至今廟祀徐福

通鑑卷七十一  
胡三省注

倭患之乘在明中葉

問五兵之用長短異宜兵自農分復分水陸漢有橫海伏波  
諸軍會稽郡置樓船守尉其可考歟錢武肅時防江以界  
南北耳防海何時特重歟我國家九寓昇平海隅率俾皇  
上德威丕振猶諄誠於文恬武嬉之習歲時簡閱至水師

會哨申禁尤嚴宜乎海波不驚商舶如鷺矣倭患之乘在明  
中葉其衅何生其弭何術胡宗憲所倚者何人楊守陳所  
言雉獮之者其說安在草萊窟伏網戶飄揚非若勾串外  
番登岸剽掠之逆也而開洋駕駛商不勝盜何以預防而  
遠衛歟古弭盜之方有繡衣持斧斷斬郡國者有聽群  
盜自相糾捕者捕盜之課有捕弗滿品二千石以下皆坐罪  
者有取獲賊多寡為殿最者如沿海諸郡可仿行歟夫潮  
沙有盈虛風信有起止沙線有遷移島嶼有隱見浙省  
玉環黃巖等境毗連閩粵重洋乍澈下接江南商販  
往還胥資戢靖諸生生長海邦尚以所講求者陳之毋隱



吳省欽白華後稿卷十六乾隆  
六十年浙江鄉試策問

勘倭李鄭注孝經議

武康徐熊飛所得日本鄭注孝經一本以經典釋文引正義核  
之固有合者而舛而不備者甚多今略舉其可疑者諸侯章  
釋文有費用約儉奢者為溢等文明皇注云費用約儉謂  
之制節慎行禮法謂之謹度無禮為驕奢者為溢正義  
云此依鄭注釋制節也其他雖未言依鄭而奢者為溢一語  
明注釋文疑其皆李諸鄭此刻惟有費用約儉語其下皆  
異可疑一也釋文有薄賦斂省徭役列士封疆等文列士  
蓋列土之譌乃解富貴不離其身保其社稷語也此刻保其

社稷下無列士封疆注而繫薄賦斂省徭役於和其人民下  
然則列土封疆將亦解和其人民乎可疑二也卿大夫章釋  
文有夜莫也懈惰五字此刻云夜暮也以事天子勿懈惰按  
釋文也字連懈字此則相間矣明皇注云懈惰也以惰釋懈  
鄭注恐亦如是易也為勿可疑三也士章明皇注云言愛父與  
母同敬父與君同正義云此依孔傳也下列劉炫云云注又云言  
事父兼愛與敬也正義云此依王注也注又云移事父孝以事  
於君則為忠矣移事兄敬以事於長則為順矣正義云此依鄭  
注也既分為依孔依王依鄭則大義必殊非止字句之小異也此  
刻云愛與母同敬與君同并此二者事父之道也此正合孔



王二說可疑四也庶人章釋文於以養父母下有行不為非度財為兩貫什一而出無所復謙等文此刻云行不為非為謹身富不奢奉為節用度財為費父母不之也按之釋文行不為非解謹身度財為費解節用申言度財之義云什一而出無所復謙謙即不之之義此十六字一連貫注詞義皆足乃通貧富而言之非戒奢奉也此刻之注乃解節用為富不奢奉遠非鄭義且不言無所復謙而言父母不之可疑五也釋文故患不及其身也善此刻有上句無善字但云未之有者未之有也不辭可疑六也三才章釋文有孝弟恭敬民皆樂之八字相連此刻有之而繫孝弟恭敬於民之行也下分

繫民皆樂之於不肅而成下云順治天下下民皆樂之可疑七也孝治章釋文有聘問天子無恙語此刻云古者諸侯大夫聘問天子天子待之以禮無恙心字釋文又有郊迎芻禾百車以客禮待之夜設庭燎當為王者侯者等文盧氏拾大行人疏御覽所引此刻有之釋文故得萬國之歡下又有五年一巡守勞耒等文盧氏拾玉制疏引孝經注云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揆之王制疏乃類舉其書五年一朝即撮上節注也此刻無天子巡守文而復舉諸侯五年一朝可疑八也聖治章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宮明皇注也正義引鄭氏曰明堂居國之南南是明陽之地故



曰明堂此刻之注同於明皇而鄭所云無之又釋文有於朝  
越嘗重譯等文此云周公行孝於朝越嘗重譯未頁刻此  
者云釋文孝下少一於字然行孝於朝文未善無於字則不  
合釋文可疑九也經文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釋文  
有致其樂親近於母等文此云解親愛若曰嚴近於父  
親近於母親字斷句此刻注云因親近於其父教之為  
愛改母為父復增其字與釋文之義便殊可疑十也  
五刑章盧校釋文云科條三千謂劓墨宮割臙大辟穿  
窬盜竊者劓劫賊傷人者墨男女不與禮文者宮割  
壞人垣牆開人關鑰者臙手殺人者大辟此刻注五刑

謂墨劓剕宮割大辟也易科條三千為五刑二字與明皇  
注合又盧氏校書好自改易其考證云臙舊脫今補呂刑  
作剕尚書大傳白虎通俱作臙又於鑰下增者臙云二字  
今補按之通志堂本無此諸字釋文斷續為體不必補  
且釋文於經文下有所訓解每即用本注此五刑之屬三千  
下注云墨劓剕宮大辟明皇注亦作剕然則盧氏所補之臙  
字烏知舊非剕字而此刻本作臙竟同於盧氏所補可疑  
十一也廣至德章釋文有天下父事三老天子兄弟五更等  
語此刻注云天子無父父事三老天子無兄兄弟五更等  
無字正義云舊注用應劭漢官儀天子無父父事三老兄弟



五更舊注未必即是鄭注可疑十二也其後跋云右今文孝經  
鄭注一卷羣書治要所載也其經文不全者據注疏本補  
之羣書治要未識彼地何書相傳魏徵所纂揆其所云蓋就  
是書撫拾而出如近人拾太平御覽以成書也即真鄭注  
當時已經刪節故經文且有不全而所拾之注其果即詹  
然所獻之殘文邪乃今考之其中少有菁華則皆見於釋  
文注疏諸書而諸書所見此中不備者十之七八雖真鄭注  
亦已糟粕夫鄭氏所以足重者菁華也去其菁華止存糟  
粕雖親見其操筆而書亦何足重且鄭氏詩箋禮注並  
立學官其他殘注散見典籍中者光采自不可沒又安用此

疑似之糟粕為乎然世人賤目而貴耳疏存而念亡禮注  
詩箋通者甚鮮而易書論語等注則爭相拾之不倦設  
此本廢而不存數十年後有言及者必有惜此書之不梓  
行而深恨傳播者之無其人抑或別有傳之者竟以為真正  
鄭注復出如向之白玉侃論語疏孔氏古文孝經直信不疑雖  
不同三墳詩說之無稽而古人傳聞異辭之義或有所未合  
竊謂莫如存之而題曰日本鄭注孝經不使混於學官所  
立諸經傳而置其真偽於不論不議則既絕後人以耳  
代目之議亦絕海外以偽書入中國之萌其敘云志在傳諸  
瀛海之西抑知中國所重正不用此糟粕邪嘉慶六年五



月二十六日江都焦循議

焦循雕菰樓集卷十二

寶刀歌 并序

刀係先七世祖龍虎將軍景山公鎮狼山時征倭所得嗣後臨陣必隨多所斬獲囑子孫世守之刀長三尺二寸柄三分刀之一鋒成削如雁翎犀利可斷鏐鐵四易匣而刀刃猶如新發于硎焉七世孫 廣言謹

識

將軍能文復能武靜則如龍動如虎十日滅盡泰山賊威名早已震齊魯 事載山東省誌 嘉隆之季鎮狼山倭帆出沒海中間鐵槍一指三軍奮不斬樓蘭誓不還撻金伐

鼓與倭戰奪取倭刀白於練以刀殺賊賊遁逃河海一時歌清晏功成不居身已老餘威猶足懾羣島東南時事已全非明哲見機苦不早將軍已沒精魂留寶刀夜夜蟠龍蚪英雄不敢忘馬革異姓也得封王侯媿我本是將門子不學韜鈴學書史請纓有志苦未逮甘与蠹魚結生死華堂此日綺筵開酒酣耳熱生風雷舉刀示客客大叫蛟龍白日聲喧唳嗚呼祖宗留貽子孫守肘後金印大如斗生為名將死為神立德立功永不朽 王廣言簞山堂詩鈔卷十七

讀戚繼光傳



樓船橫海海水立浪花羣飛礮聲黑十年祀神神不靈七  
道攻賊賊轉急將軍航航東海東鴛鴦陣列鯨鯢封積  
水不知日本國捷書早到甘泉宮初遇東營魯再擊平海  
衛龍蛇一鏡卷烟波絃酌三軍整巾帶誰為趙充國險  
作馬伏波開邊功罪自可定著書歲月何其多可憐垂老  
轉局促百戰間關百身贖前時尚有胡梅林後此更無張  
太岳

舒位餅水齋詩  
集卷十二

### 辜較

孝經疏蓋者辜較之詞辜較猶梗概也言舉其大畧也近  
見日本所得之孝經孔傳亦曰蓋者稱辜較之詞案廣韻較

略也又不等也漢書鄭當時傳賓客僦晉灼注辜較作  
僦也陳咸傳辜權財物後漢書豪右辜權與辜較同  
辜字古文作𠄎𠄎與估字相似據字義當作估較蓋辜  
估通用也今方言猶以料度為估較矣

王汝璧玉芸簾  
偶存卷一

### 仲尼之兄伯尼

日本孝經孔傳有云仲尼之兄伯尼按孔子兄曰孟皮無稱伯尼  
者尋上下文義語亦不倫其為舛悞無疑然闕里舊有聖尼  
伯尼墓碑是承悞由來已久蓋因皮與尼篆文形似而訛  
而伯又因仲連類悞及也孔子既以尼山字兄安得亦字尼  
庶長曰孟亦不得稱伯今闕里文獻考曰聖兄孟皮墓斯



於義不失矣。○吳鼎曰：聖人墓碑，乾隆年間杭州趙鹿泉先生名佑任山左學政，已毀去之。余嘉慶丁巳道曲阜，訪知文獻考亦鹿泉使者訂正也。

同上

兆民賴之

甄鸞五經算術載孝經注釋：億萬曰兆，天子曰兆民。謂黃帝為法數有十等，其用有三：下數十萬為億，十億為兆，中數萬萬億為兆，上數億億為兆。王畿方千自乘得兆，井故曰兆民。是當以億為兆也。按孝經孔鄭注疏亡，鄭氏注禮記內則有此文，甄氏所謂三數並違，蓋譏鄭注也。今得日本之孝經孔傳，亦謂十億為兆，則从甄氏說為

是

同上

海防算系要序

天下之勢必我有以先人而人不得以先我，斯我操常勝之權。有恐而無患，所謂我先人者，非挾有餘以乘人，我常處其有餘，列輕武整戎，剛雄眎四裔，其至卒然而應，常歸於不足，則又安能倉皇起敵，化不足為有餘，故至人足而不足，不足而足，不恃恐之，不來恃恐之，來有備而亡患，陰戎器以戒，不慮虞防之說所從來已。國家提封萬里，直浙閩廣膠萊之

境控距天險，鯨波吹揚不戰而粟，其於扶桑析木，匪隔九派，森茫一葉，任風伯陽侯為驅動，盪萬里，逞者碧



蹄開平之役蹂躪我屬國左足而窺門之蛇豕遺腥  
隄河未淨乃家康狡起薦食中山跳梁正劇而我民航  
海走死徃來如織良民畏倭而奸民習倭上之人惕倭之  
未而下之人引倭之至是昔之防倭防其儻然而今之  
防倭防其必然昔之防倭防其外蝕今之防倭防其內蝕  
昔所慮者零星標掠之倭而今所慮者大舉入寇之倭  
昔之倭為邊幅四肢之患今之倭為神京肘腋之患山城  
五島之間隱然樹一敵國我雖礪兵磨刃終不能侵倭  
之尺寸而彼之憑陵吞吐常窺我之尋丈當事者不得  
不以倭為外懼顧庸人占影影至而圖則晚君子識幾

幾動而防必須先事而防之必循其款會要約者而固之  
今所為防倭要書曰籌海圖編再緝曰籌海重編邇又  
纂為海防類考謨畧具載而近事或有所遺佚又其書  
漶漫間出于書生之腹笥而未親質于矢石鋒鏑之場  
余惟東南所最急者無逾海防之一籌環海生齒日益  
蕃庶而年耒民不知兵習于燕安夙愒而武備多所濶略  
辛丑之歲晉甫受事閩南倏忽警言至壯士環甲與躍波  
跳浪之雄共鬪于天池即文吏所司不過號令期會而至於  
先聲震膽嘗終日終夜蒿目以爲憂干戈故疆圍之畫竊  
屬心于南海之波臣而不佞燥髮生長海濞與魚鮫隣沙



民之不知虜猶夏虫之不知冰也不知冰而知暑慮必先于  
倭矣頃者于役于浙大中丞淄川高公時進小子晉抵掌以  
談軍旅會城水陸軍民兵十六營屯哨隊時奉軍令指  
麾調度等書畫機宜間嘗竊取載籍旁搜統括併述  
中丞公所為諏咨計議有關海務緊要者彙為一書分  
十有三帙名曰海防策要夫兵之難言久矣自非老於行間  
亞心觀黃石陰符指歸要領以示雄武標識畧於三軍彙  
之測海不知海之深也而語防海于今日則從人情之變以占  
海氣之變我不能得倭之情以為之備而彼反得我之情  
以為之圖我未嘗得一倭以夷攻夷而倭得我千萬人以

中國攻中國窮中國之貨莫不有也誘倭以入于奢畢中  
國之技無勿收也佐倭以成其巧習奢者則以中國之貨為利  
用此禁之而彼必須之矣習巧且以中國之人為驅使此索之  
而彼固安之矣我民第覩倭之小利而貽我之實害其得  
倭之小利與海若共之其貽我之實害則奸民不與而良民  
與焉試嚴闡出之令則我不能窮之於所往而反有以杜  
其歸豎其叛禁一弛而舉國習倭習販矣奸販盛則里  
中不逞必匿形長竿以龍堆鼉穴遊釜探丸禦人而奪之  
貨而失職之民無賴而不得返其故里偷生而為海天之  
嘯聚舉奸販為倭為盜矣故語防海于今日防外至之寇



易防內叛之寇難防穴規禦虜作難之倭易防輸情勾引  
之倭難我之情畢輸則失其所為御併失其所為防又安  
能明揭海防之要領哉無已則有繕城郭飭兵戎除器  
具選將士精簡練度積聚明號令以自固其所為防而  
已我自固其防則倭憚我之嚴而潛消其睥睨凡中國所  
指注皆朝令而夕聞之者也凡中國之瑕缺皆此見而彼彰  
者也不示人以瑕則無瑕之可攻吾無以禡海外之倭而先  
以惕腹心之倭不恃倭之來不來以修吾之防而視我之  
備不備以劫手防之要敵無所不窺我無所不戒敵無不  
巧于窺奸民無不巧于竄路而我亦無不巧于防防則無可乘

時時防則永無可乘譬之千金家未見盜之破其藩挾其  
扁而岌岌治垣墻固鎖鑰訓丁奴時為不虞之警戒則  
卒然而應人不得乘其不足而我常挾其有餘預龍言于  
無形無聲斬關之盜望而走矣造父操輪而轍跡自合  
宮成布策而處度不衍心請以是而披往牒按成書善敗  
之故必恍然有悟于筭端若夫神而明之默而成之於以俟

夫作者

王在晉西湖  
小草卷二

### 撫浙疏稿後序

今天下邊塞急兵內地急供蓋以所處辨其所重重者  
急之未有兩重而兩居其急者兩急無如浙浙虞倭猶



古吳虜然虜所至逢蛇軼有城塹以殺封豕長蛇之勢倭  
以一葉飄若流雲敬馬湍飛沫馮虛而蹈不測仗舟楫以施  
功故禦虜易而禦倭難倭逋毒玄菟又蹂躪高華落  
滄間睥睨而窺上國而我好民吞其餌而甘心為嚮導守患在  
叵測故禦昔之倭易而禦今之倭難窮浙之產力以戒  
波濤而粟絲錢布之供歲以百億山龍英桀算系組不經  
勞杼柚而空之且也抽餉增權以當遐服軍興樵採之協  
辦是國家以西北之全力衛工虜而又分其禦倭者大半以供  
西北力匱于供億而慮殫于旁應內外遠近之兼顧而  
水膜盜賊之多憂昂良平畫策桑孔主計感足額有憂

焉撫浙之難所從來已大中丞淄川高公之接我浙也當祿  
餼之後吾民有菜色三軍枵腹而呼庚癸長鯨吸浪盤  
礪磊磊而成空虛嘯蜩喙而為魁若麥園壇頭之警岌岌  
乎于隣之震也厚藉公之指麾威令內地輯寧于之思倖  
夷且繫頸焉公銳精劄必築城障礪戈甲治高櫓廣  
間謀躋陸浮渤木擁槍壘為儲胥衣衾之戒無虛宵  
旦而尤焦心灼燭夙寤晷食以剖續紛之積務將吏抱  
牘而陳者決判如流發無停晷受事以來所條上奏記  
及檄草判案漶漫不可勝記而擇其最關喫緊者得若  
千篇藩臬為公請命以授副臬以志公之大造于浙而浙



無以報公也晉之孝公鞭弭歷有年所矣居嘗侍公慷慨  
論事神情鎮定凡旨恬恣如洪鐘在聽隨叩隨應淺言  
之而晰于情深言之而妙于解晉輒緣一事而廣一識聞  
一言而開一悟執規矩為方圓散材入之而成器無行  
而不奉以為周旋者公之師帥我也公嘗敬歷西臺長侍  
從之班出而澄清畿輔夙勵學宮聲施爛焉傾動中  
外不腴越藩東漸于海為域中所稱首劇首艱之地主上  
以簡書畀公掌虎符兵籍而當折衝西復兩路萬品環屬  
沾濡明飭其紀綱而潛敷其德意蟠除朔治敵宵壤  
而無窮極晉手披奏疏而條條讀之則誠備嚴而海氛

息矣功罪明而將士勸矣貪墨黜而吏治肅矣停改織  
以節繭絲賑饑饉以恤民艱殄大敦心以除豪橫緝通  
販以遏奸萌縱俘虜以昭主德其間良法微意碩畫  
精心筆穎不能罄述於以宏規公之蘊藉辟之鐘山之玉  
累珪璧不為之盈出之愈奇探之無盡希世之所珍不為  
夫球至寶耶夫人臣事主以奏對托之空言不如以政事  
期之實用太息流涕之談不聞於漢廷之老臣而至詆為  
洛陽之年少言之滋每事之所繇日替也興一利而除一  
害有裨吾民匪甚已石守道剛正聞天下而性好奇異  
輒以難行之事責人主少拂意則叩頭流血終無當于行此文



正所為憂者大臣不重言而重行不採名而採實是編也  
言出行字實至而名隨之矣公在事強半杜門請告其  
規為注厝矢心畢力以圖地方大要歸於可行可久循實課功  
以無孤人主之委重佐院貳卿之擢三年而不得旨公不急  
急以務為名亦不嘵嘵與世鼓頰爭鳴切為長校短意有  
所不可不難委身而退有古大臣忠厚正直之風焉時情  
所屬謂宜旦暮樞衡以副主上帝時召用之特旨公之  
立朝建明論列更有光史冊而耀後先者浙雖艱且劇  
無足難公亦無足竟公掀揭轉旋之事業下吏引領拭目  
目載華紀言以是為異日匡時獻納之左券微獨兩浙間

頌名督撫洋洋纒纒之聲歛矣 同上

山海輿地圖說

寰宇地勢西北東南分為首尾至于大海水林茫排沙中起  
地氣不昂總歸缺陷即有小醜跳梁倂就殄滅關酋薦  
食朝鮮禍不旋踵是曰逆天我朝祖訓不征東南諸夷  
蓋置之也倭自古不通中國中國亦蔑視之故漢人不  
往則夷人不至之弊疥之疾惟當固我腹心王者居中馭  
外守在四夷輕重低昂之勢備載諸圖俾觀者明于指  
掌云 西湖小阜 卷四

代擬行師選要序



昔子又子有言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暗而獨智則智者勝夫智勇何常要在道守之使趨作之使奮得其所為簡練訓練之方磨鈍做惰何智勇不可幾之有故治兵如治疾然秦國之稱和緩季良之遇盧氏參九藏九竅之變順逆虛實切脈中理剛柔其術皆相應故舍禁方無以追氣邪而消癥結行兵有要猶醫之有禁方也兵不循要是療疾不以方何効之足紀云威將軍以偏校進冠軍控制南服大小數百戰殺虜亡美據床指麾號令不隔千里所著紀効新書訓練擊刺堵截攻圍布舟航除戎器廣間謀嚴守望諮諮軍容條令畫一抵掌

而談黃石兵無剩法哉干城之屬摧鋒芟敵起事動衆靡不斤斤奉威將軍戰陳法顧三軍之士目不知書野馬未入羈韁咆哮奔路白刃在前動如風雨驚若雷霆俾之決命爭首而不道守之以戰攻進取之方疾徐疏數之節步伐無經出入無度何以聯鳥合而稱虎旅哉故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將能而兵有制其勝必矣整必勝之要在中權勵果敢之氣率先兵律律者危而置之安死而置之生者也惕之以所懼強之以所難而生全之道寓焉一戰而擊三軍之命必先知要矣浙地歲歲防倭人人怯倭材官從非亦時時講



其所為制倭之術會城結壘連屯四區環海星羅燧列  
陸陷葉犀水截輕鴻畜養敢死之士以耀威靈聲  
震扶桑之域緩急慮幾有備矣顧士卒狃于承平行伍  
寬于振刷時或橫矛運槊擊斃操弓斃于故套如何  
而應巨敵如何而遇暴兵如何而摧堅陣卒不得其解說  
是猶手足木彊不能為頭目腹心之悍一旦遇敵言過心賊  
目錯愕而無所指兵雖多奚當焉故兵必習法將必習  
兵而後變弱而為強化愚為智余觀戚將軍紀効一書  
指歸窅會曲盡奧妙而其言猶明白易曉顧蒙可喻於  
是摘其要畧可誡諭軍士者名曰行師選要付之殺青俾

人持一帙反覆熟誦王者時耳提面督有不習者以軍法笞  
之其於應敵機宜決策制勝尚確可否以備非時之戒常  
如大敵在前隊伍整嚴刁斗不乱一遇倉卒耳目俱靈叫  
呼相應運籌調度出之舒徐應之暇豫戚將軍而在法  
不與易此不可衡行海上制髡奴之死命哉語有之銷兵  
不足以銷兵惟治兵乃可以銷兵偃武不足以偃武惟講武  
乃可以偃武吾無忘其所為治兵講武者不必鋒鏑交加矢  
石並下而後紀必勝之効得其所為常勝者不戰以屈人之兵  
善之善者也此盧附治兵于未病鈔在調劑之先者也請  
以是而畢戚將軍所未發之意



四夷考序

蓋余嘗橫襟而窺大字之寥廓窮無窮極無極希  
蹤于人所不到之區而跬步自畫不能為域外之曠觀培井蛙  
之于東海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夫夫也食君食而  
走疆場可無張塞傳介子之遐思乎乃吾友翹卿揚  
公饒為之公嘗治兵西重大展雲中筭略以上功晉秩今且  
控越海之三郡而兩要一區屹然藉保障也東西之觀躬跡  
之矣國家承平日久武備濶略公時時蒿目以憂邊計乃  
算系四夷攷以志先憂凡燠齒鼻矚之邦昔年講毛毳幕之長  
梯杭琛賈解辭蹶角以至山川阻深隔閼聲教者靡

不別其種類肖其風俗悉其所為制馭之策余因是而獲  
窮無窮極無極也夫以三代基隆越裳三譯受命于國之黃  
若句以滄海不波為盛事祖龍挾山海校焉啓疆而因自促  
其世漢天子以丈人行媚虜而唐宗馬鬼糲滄慶國于漁  
陽之擊鼓則未有如我朝威震三穆控弦萬里窮髮為  
編戶者比年以來狂于養寇消難作易靡之戰氣而恃易  
靡難固之歛心昔之歛虜挾其戰以要我今之歛又挾我  
之不得不歛以制我戰而歛則歛之權我操之不戰而歛則歛  
之權彼握之且吾以利餌虜而倭亦以利餌我國人我失其所  
御以餌虜而又失其所御以受倭之餌主上出金錢于塞北而



奸民收之于海東出之者可必其不來而收之者不可必其不去  
至于建州海西斂肌削膚不能戰不能歛徵俸其不至  
築京訊誠無足懼我心而白山木葉之間有隱疹焉溫  
禺戶逐之境有伏阱焉朔觀前代四夷何嘗不歛漢能  
戰以龍言單于故歛固而末世猶享歛塞之利唐不能以戰龍言  
突厥然亦不亡心戰故歛雖不固亦無金縷歲益之患宋則  
戰歛兩失之而卒貽靖康之禍我國家有漢唐之全盛而  
無漢唐之強無宋室之偏安而有宋室之弱穆清之暇  
試取四夷考展卷披閱彼東西南北齒堅距銳如猛獸  
狎狎在在思斷四面環向之規伺為我敵國而吾所以制

取之惟在葆合腹心之元氣以潛消四肢之癥結顧自摧  
斃至四紛採樵三疊出西寧東夷播州皮林之役瘡痍未起  
則憂在內地時情水火議論噂沓綏四夷之捍禦而多心同  
室之戈矛則憂在內廷此其為腹心之患形見勢彰將苑  
枯散為瓦解彼四封之伺隙雖未履及皇劍及門車及市  
而識者已變色而却步慮在四夷先矣昔郭玉之療貴人  
也承以怖懼而意不盡曰貴人之難療也在自用意而不用  
臣如其用臣則吾必以四夷考進天子有道以四夷為內守有  
懿言則釋四夷為外懼蓋不敢為張塞傳介子之謗焉遠  
功而第如史佚之告成王者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心而愛之



布令信而不食言則越裳三譯將稽顙闕下而東海波臣  
得嘗咏太平之盛矣

西湖小阜  
卷四

### 題敘台區獲賊議

海中諸夷種類不一而真倭為易辨蓋其俗男子斷髮文  
身婦女披髮纏紒跣足刺臂月絳布兜陰衣如單被穿  
其中以貫首此髮奴自別于凡種按書可攷鏡焉吟哪哩  
等之被獲也問所居曰右南哥隸于右雞哪什馬相距舟  
行六日右雞哪什馬之酋長為拖哪右南哥輸糧于右  
雞哪什馬而拖哪掌之其同行有大船一載男子二十五女  
子二大船遇風相失而哈哪哩所駕之小船以木為栓潦草

疎薄內載男子十二女子一男子為輸糧而女子則搭船進  
香者也其輸糧每年輪差右南哥六十餘家壯者百五六十  
人人種田五畝納米一升一升為一斗一包約計米一石所載  
十七包恰符百五六十人之數又黃麻十二包遭風慮改悉  
投之水差出海不記時日其飄風約十日船中僅存炒米一  
包為食海水不可飲則張布接衣承雨攪水兩五日得  
不渴所帶麻布三尺為旗招風大船二面小船一面亦拖哪  
之所給也女人進香于哈密弗多結搭船習以為常不共  
夫行托雷公以自信其無他遇難而与男子同殮亦云不得  
已而然耳島居不知斗暑則種稻寒則收成數計則屈



指數一二三十則兩手盡屈者三居無大廈以草為濠廬  
輿中無甚出產其風俗男女互為婚姻問同舟有親戚  
不惟楷泥烏東家為房分兄弟問君臣上下禮節則茫  
然不知第言拖哪能撲人撲人以木棍無斬法問謁見  
拖哪行何禮則合掌而起拜拖哪所衣者衆之衣唯坐地  
加蓆而已去南哥兩日路為夜一馬所云哈密弗多結廟  
在右雞哪什馬地方與烏的陸同行進香者六人哈哪哩  
楷泥烏東家嗜二哈乃烏東咖也以衆男子挈一婦人疑  
為拐則辨其非拐疑為女奴則辨其無女奴婦見男子有羞  
澁之容問願婦乎則墮涕願擇配乎則搖首問衆夷

願以為妻否則曰彼有夫且有香盟萬萬不可豈夷狄之真不  
可奪志哉倭固狡也婦之所由來者不可得而窮詰矣質之  
以日卒則語語支吾質之以琉球則應以琉球再質之以中山  
被倭之事則杳不知其所對夫孟軻十萬蘊八等日卒之  
通事非琉球之通事也有問昂對即不能辨其語而能  
辨其音即不能識其旨而能識其應對之情伏若鏡若  
梳若錢若米若酒若扇一一應答如前訊者猶疑通事之  
預囑也擇目前所有譯書所載者質之菜曰奈鹽曰失  
河買收等子曰奈發介俚與譯音同即有一二未符而符者  
多也非倭而能為倭語乎獨是倭髮必髡又一種頂禿



而無髮而今止削其頂四月髮生其長且寸寸矣倭無髮而有髮豈窮崖絕島之倭與山城日本之倭異乎細檢刺文則哈哪哩楷泥烏東咖烏東家他哩哈乃烏的薩有文而餘無文將無斷髮文身其國人亦有異同也倭圖誌具在無右南哥右雞哪什馬之名無已摘其近似者薩摩之北為肥後又其北為肥前橫直五百里沿河泊船交易之處有為夜間迷喃呵呀等奧公喃呵音同此杭州府之審以右雞哪什馬隸于豐州近似也籍令其島不通商賈則鏡梳紙筆等類孰從而至豈六十家能為百般伎藝耶再查什馬似云什麼倭稱

島為什麼官曰野雞右雞哪什馬或即官所居之島未可知窮海野人稱謂不齊音呼各別倭有五畿七道以州統郡附庸之國凡百孰能一之此寧台二府之審疑為日本外島琉球接壤之野夷亦近似也譯倭者能別倭之音而不能窮倭之狡夫以六十家為倭十三人為族而無姻戚之與偕則所居非渺小之區可知矣倭距中國無六日之程而右南哥之輸糧乃舟行六日恐倭國雖廣不若是之遙制也此其說之不可信者也為是說則生不為是說則死我亦安從測其情形之實哉夫中國之懼倭非必鋒鏑交矢石迸而後驚心褫魄也見形而即遁旋有土崩



瓦解之形聞夙而即靡隨有豕突狼奔之勢萬一官軍  
不戒任其浪漫奔躑非持挺相搏而堅壁固壘之事  
所不免焉震未兢兢遐邇必然紛擾矣所幸斥堠  
能嚴預警連屯之烽火干戈載載不揚滇海之波濤天  
網既恢無敢獸窮之攫藩籬自固居然抵觸之投內  
地既爾日安然官軍又能有獲再查各夷奔船登陸東  
岸就擒明係追逐外洋以漸逼歸內地嚴兵在後覺回  
首之無生甘魯營前乃直奔而乞活自辰及酉督兵迎  
截于終朝由逐而擒奮勇收功于不血當茲汛防既輟  
遊隊全收自非平時之戒嚴焉保不虞之有備恭惟本

都院沈雄謨略閱遠規恢制勝軍中不勞謀于力收運  
籌掌上無待問于容成暮雲海嶺陳師收夷心于草偃  
秋日平泉射獵漂漢將以生飛山城難夢魘之腥井開  
踈勒絕島視鯨鯢之魄波靖介鱗直令一鼓而擒猶  
陳三面以待至仁不殺我武維揚乃監司奉號令以指麾  
將士震威露而御侮獲匪其醜勞勩堪嘉彼先事  
殫網縶之慮百倍精詳臨時極捍格之嚴十全底定則  
分巡紹台道按察使于仕廉巡海道帶管分巡紹台道  
副使秦道顯其功有足紀者焉險處獨當難撼如山之  
旅干城鞏固高凌駕海之威則浙江總兵都督僉事李



光先分守台金嚴參將方矩其功有足歸者焉它若松海  
備倭把總謝璿松門關總哨官張維綱右營把總陶  
堯仁中軍把總韓文蔚哨官李時衡督陣旗牌趙汝璋  
等目力能窮浩渺威稜克靖溟濛或飛棹以窮追或援  
兵而接應俱應分別敘賚酬厥勤勞蓋論追逐則官  
兵委係當先而論擁獲則我兵即時尾後彼松門衛  
之官軍巡司之弓兵雖云效一臂之勞然當空手徒步  
之時無異孤雛腐鼠竊族擁何難未云勞苦李都院謂  
追逐之功大于擒獲誠哉為至當之論矣隊什捕兵照  
冊查核量為犒賞至于處分安置則蟻渡一葦非大隊

之入寇鐵無三寸隨浮空屈以收降強倭為我國之仇縱之  
不可乃殺降為兵家所忌滅此非宜龍鳥思飛似當散其  
羽翼異金魚求活斷乎假以生全男之子或分置內地各營將  
官標下着哨隊稽查什兵看守嚴防逸足漸令歸心  
其夷婦或祝髮為尼或任民間婚配多命不傷皇仁無  
外是亦西復載並育之弘模中外威嚴之大致也各官應  
否題敘獲夷應否安置主裁在本院非職等所能專

議矣

西湖小草  
卷七

復鹽院弱水楊公禁通倭議

浙直瀕海倭患震鄰欲制海外之倭不為我患必先消內



地之倭始蓋海外之倭非勾引不至勾之使至者內地之奸也  
彼以利而餌我我以利而甘受其餌其始為倭所誘其究併  
化而為倭倭易制而中國之化為倭者不易制也何也勾引之  
倭與我入寇之倭異入寇之倭東西易嚮貿易留貿不知所  
之猛虎出山防我之陷阱懼我之機械其人不深勾引之倭  
則乘我之虛龍我之弱以倭之長技兼中國之長技役我  
之奸民戕我之良民此王直徐海之亂所以潰決難收為今  
古未有之大創而皆起于奸人之煽禍也今之時則可賊矣閩  
禁嚴而閩商走浙浙禁又嚴而浙商走南直有南產而  
興販者有稱貸而興販者有領機戶之段貨而興販者有

誑騙財物一去而不歸者有失在漂流入倭而不返者滿載  
而往空船而歸以內地貨值一而倭之價值什也則一金有十金  
之獲矣分船而往併船而歸以內地之船值百而倭地之船值  
千也則一船易數船之價矣彼方慕中國之貨而我以貨嘗  
彼方藉泛海之船而我以船售是懸羊以招餒虎又傳以駕  
海凌風之翼也為禍可勝道哉兩年以來人心如狂棄農  
而商棄中土而浮海蘓杭之繭絲縑繒半入山城閩浙直  
之遊棍流徒盡歸五島等海圖籍偷獻倭王貿易僧  
牙悉通華語冶爐隨艇得銀即用傾銷程本隨身出海  
何須問路官軍納賄縱奸獲者僅百中之一比其獲也則



又捐重貲以求奧援昌淳言以混是非托鄉紳為債主  
狐且馮城結積猶為匿藏免多入窟甚則領卒歸家今  
歲而有未歲之約造船出海此省而糾彼省之奸慮通番  
之敗露也海外之機關噤口不談感彼國之招來也我地  
之情形無微不露鱗介被我衣裳窮髮皆知冠履復貨  
集則挑動其侈心貨不集則潛開其睥睨歸則為奸  
細其害在腹心聚則為賊徒其患在肘腋此舉務一開最  
難補塞爾如浙之溫台寧嘉各獲奸販笠屨貨及百累  
金及萬印日併案具詳候題然未有如南直所獲挾通  
番之議券載龍鳳之袍服執倭國之文書開慶長之年

月閔不畏死載違禁之硝磺與貨物而俱入海者也職又聞  
去歲浙船由蘊松出海者實繁有徒波濤之民往來如織  
蓋緣浙省于上年有奸販嚴翠梧李茂亭等之被獲  
而諸奸驚方畏彈跟踉奔竄于三吳泛棹走洋為海  
盜沙民之創見棄官軍之台心緩為絕島之長驅釀禍至  
今而有陳仰川蕭府楊忠學黃太初等之扞圍消消不  
息遂成江河諸不逞之猖狂犯法可稱至無等矣通倭之  
憲禁森嚴明例之新頒畫一按罪以條用懲心不軌樹內  
外之防而杜窺伺之隙于勅法之奸庶有儆焉事干題

請統候憲裁謹復

同上



防守鯨魚子門議

浙區兵防之議詳矣向獨畧于鯨魚子門之防守何也蓋以寧區為障蔽而鯨魚子門縮居內奧灘許二山則嘉區為之汛守守遠洋而內奧可無虞也乃嘉靖間外區豈無捍禦而卒致倭之入犯乎今通販盛行處處皆可下海鯨魚子門之獲販屢矣可由之而出亦可由之而入奸販既為嚮道賊兵且藉先攻全浙以省城為重生齒財貨甲于它郡賊如有內犯之謀則省城先為所窺伺四區有警而我居中調度腹心有主手足不至張皇萬一省城有警以四區為救應則彼此有兩顧之慮而遠近有牽制之形揀

林沃焦而取水于千里之外此為不得之數矣每年臨汛八營兵外守而省城只留二營以防緩急是明示以外重內輕之勢兵多之處賊必不犯而直擣其虛向來徒倚外洋之可守而不知外洋非真能守者也一遇敢戰之賊以一二十船入寇必不能盡截于窮洋遠島之間分船分賊以直衝內地則遐邇譁張居民驚竄必有如近日常鎮之民蹂躪于城下者方曆二十九年倭以一船犯永寧而泉民奔走呼號者以方計比官軍力戰生擒二十六倭而民間之奔踰稍定此在晉治兵于泉身親目擊者矧浙民之懼倭十倍于閩而浙兵之不及閩兵尤賊所輕覩今沿海敵



樓在在塌毀海寧一路樓堡向議修葺其止估銀三百餘  
兩尚擔閣五年經費無措錢塘衝要敵樓四座估銀一  
千九百餘兩亦以費訖停修嘉區一帶沿海城池守城銃  
炮以新銅易古銅且併新鑄者歸于烏有銃刀朽甲敵  
堡頽城以老羸殘疾之軍守之且以一人而守三塚海上  
戰守之具真同兒戲幸倭不至倭至即司馬穰苴寧  
不為之動色哉辟之居室然寧嘉內室之藩籬也敵字  
門內室之門戶也乃一藩籬不守門庭之近豈可無人防  
禦錢塘江僅哨船十九隻此以防江洋行劫之盜而非防  
海洋入犯之寇也有如撤兵盡守海口則江洋盜賊必滋

今第臨汛撥船四隻又出哨探聽雖有如無全不可恃一加  
嚴飭便請增兵增船矣增船兵則增餉矣餉無所出  
年未不得不安常罷故而非思慮預防之至計也近經  
齋院具題欲將南北兩洋遊兵議撤其一以守鮑子門  
穴竊恐兩遊如左右翼然缺一不舉遽難議撤或分兵一  
哨于汛期防守以固省會咽喉之地此亦什全無患之策  
今日所當亟議者也 同上

與參戎沈寧海二首

昨晤撫翁道及麾下屢揭稱疾詞甚懇情甚迫而求去  
甚堅也夫足下以方剛之歲曆最勝之精神噓氣成雲揮戈



例日嘗何偶然之善足為塵念其或感于時情之刺謬有  
是憂心悄悄以思超然于一去乎顧謔舌自長公論自在  
有是砥柱不流之堅不宜有聞風先靡之心撫公羽云我一  
日在事沈參戎不當一日言去且抽揚靡下平時之勇略任事  
之實衷班班以語同事受知至此左右似不宜忽然一去以  
重孤當事者之心且慮海外鬻奴謂我中國為無人耳不  
佞蒙撫臺面命代為留行顯此走役奉告僮後有字  
及軍門幸為道及當不以不佞為虛諾耳

西湖小草  
卷十

其二

汎期將屆海上人情玩愒百務廢弛撫公羽又杜門謝事

三軍之氣鼓之而使奮者誰耶不佞以為有明公在可無  
虞也內地通番商販日漸滋蕃敬系勾引為奸大患將作不  
佞又以為有明公在可無虞也今靡下堅壁玉以圖請告固  
知英雄氣概不能化為繞指之矛素不受磨礪強抑  
以隱忍于無根之訕顧地方為重而撫公羽多身國士之  
知還然不可忘撫臺云我尚在而參我何以去也嗟乎此足  
以動鳴劍伊吾之雄心矣昨晤問托不佞勸留此不佞之夙  
心而無俟上臺之發蒙者敢以冒聞幸即霍然治事以慰  
惓惓臨楮可勝瞻念

同上

祭駕部丁公文



維公之生寔鍾靈異翼軫毓精挺負大志嫻于文詞服  
乃仁義藝林彪炳學海淵秘發憤下帷博聞廣識蚤  
擢歸科明時國器初試花封麟祥鳳瑞有民人焉甘棠  
永植召居瓊垣抗言不諂惟彼直臣入朝見忌世路悠悠  
誹言滋至解息者機丘園是貴家食亡何徵書軍被  
赤社重膺屯膏再施聲震岩廊司馬借議值彼駑奴  
狡焉逞肆帝心特簡助勳攸寄海外情形明于燭視  
杯酒兵權邊烽不熾身在疆場力強任事罔懼權豪  
靡親勢利介然高修不求不忮人謂負亮寔和且易生  
而浩然至死不貳大志未酬奄然永弃恍兮惚兮如夢如

醉服官茲土覲德靡既仰止高山溘然傾墜人之云亡臨  
風長喟公神雖遐名滿天地幻形易滅正氣不遺有子  
象賢千里可企生也不虛死亦何愧醉酒陳詞款款灑淚

西湖小阜  
卷五

與總戎施雲石

昨年躑躅長途入冬而始再整吳江之柁至則計事孔棘  
以謫劣之才質當險敗之時情談笑戈矛直交生叵測海內  
不經見之事於浙有焉開歲紛紛逐逐寢食無遑異省  
知交曠然日隔矢東南以通番開輿務履險如夷閩禁而  
走越越禁而走吳甚至通國如狂墾閩田壘產思為棄桴



浮海之計杭城之化貨並集山城五島間且聞有彼中異民  
勾連踵至萬一烽火猝傳憑城難固薪汲之途既斷鼎  
沸之勢將成家國堪憂緩急奚備不得不前席而思借  
筋助矣熊參戎齎奉函教具識先憂再辱南來飛翰  
籌咨既切時艱顧問更占交誼此捫心鑠鑄之曷勝汗  
頰於金繒盈廷之贈矣專念何敢不從率爾附羽宣謝  
不盡

西湖小草  
卷十

終



